

柳
阿·尼基奇著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Dans trois ans, nous pourrons célébrer notre jubilé. La date mémorable de la publication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février 1848) rappelle notre entrée première et incontestable dans l'histoire. C'est à cette date que se réfèrent tous nos jugements et toutes nos appréciations sur les progrès que le prolétariat a faits dans ces cinquante dernières années. C'est cette date qui marque le commencement de l'ère nouvelle. Celle-ci éclôt et surgit, ou mieux se dégage de l'ère actuelle, et se développe par formation intime et immanente à celle-ci même, partant, d'une façon nécessaire et inéluctable, quelles qu'en puissent être les vicissitudes et les phases successives, qu'on ne peut prévoir dès maintenant.

Tous ceux d'entre nous qui ont à cœur, ou qui simplement ont besoin de posséder la parfaite intelligence de leur œuvre propre, doivent rappeler à leur esprit les causes et les forces motrices

拉布里奥拉传

封面设计：尹凤阁

Л.А.Никинич

ЛАБРИОЛ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80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译出

拉布里奥拉传

LABULIAOLA ZHUAN

〔苏〕柳·阿·尼基奇切著

杨启滨 孙魁 朱中龙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24,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600

书号 3001·2137 定价 1.20元

DB 45/12

译者的话

12543/36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工人运动活动家。

拉布里奥拉出生在意大利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自幼受父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渴望祖国早日获得独立和自由。他在那不勒斯上大学时，接近并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他走完了从左派黑格尔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漫长的思想发展道路。

拉布里奥拉在群众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绍到意大利，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解答意大利历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他积极参加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促进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他为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工人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有经常联系。1893年他参加了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见到了恩格斯。

1890年拉布里奥拉开始同恩格斯有书信来往。恩格斯的信对拉布里奥拉的影响很大，他曾写信感谢恩格斯为他“指明了方向”，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拉布里奥拉曾把自己的著作送给恩格斯，受到恩格斯的鼓励和赞许。恩格斯称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

拉布里奥拉留下的著作不多，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列宁在流放期间曾读到其中一篇的片断，称它是“捍卫‘我们的主义’的卓越的著作”，并建议把它译成俄文。拉布里奥

拉还有一部分著作批判了修正主义、工团主义。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如《雇佣工人——这是奴隶》、《社会主义者和中国问题》、《马克思的不朽著作》等，也已陆续被发掘出来。拉布里奥拉的理论和著作对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已译成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字，他的影响也超出了意大利国界。我国对拉布里奥拉了解很少，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他的生平活动和理论著作，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读者较多地了解拉布里奥拉。

目 录

第一章 拉布里奥拉在马克思主义

时期以前的哲学观点	1
一 拉布里奥拉的青少年时期。那不勒斯的意大利 学派在他的哲学观点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1
二 从黑格尔到斯宾诺莎和道德问题	9
三 历史论题出现在拉布里奥拉著作里	13
四 社会心理学问题	15
五 政治法学观念对拉布里奥拉的影响	16
六 关于自由的问题	18
七 教育观点	22

第二章 拉布里奥拉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

一 所谓温和活动时期	28
二 七十至八十年代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条件	36
三 七十至八十年代著作中的国家问题和社会进步 问题	43
四 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前的政治 观点	52
五 同菲·屠拉梯就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概 念进行论战	56
六 拉布里奥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59
七 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拉布里奥拉同屠拉梯的 分歧进一步加深	68

八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后拉布里奥拉的政治立场和 政治活动	77
第三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	86
一 创作《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86
二 唯物主义历史观	98
三 第三篇论文的种种问题	109
四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家问题	114
五 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同基础的关系	116
六 拉布里奥拉的晚年	131
七 拉布里奥拉著作中对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	135
结束语 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	147
安·拉布里奥拉的生平事业年表	159

第一章

拉布里奥拉在马克思主义 时期以前的哲学观点

一 拉布里奥拉的青少年时期。那不勒斯的意大利 学派在他的哲学观点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一生是在暴风骤雨的时期中度过的。这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的时代已告结束，而无产阶级运动及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和发展。这一点表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思想领域。在这些领域出现了新观念，传播了新思想，产生了新科学，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又把已有的东西精确化了。这个时期对哲学来说，是一些重大哲学体系和直接从其中产生的一些流派衰落的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思想积极渗入哲学的时期。

拉布里奥拉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人。他有高深的理论修养，精通主要的现代语言，有经常的国际联系，能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长期的思想演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因而能够“抓住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洞悉它的矛盾的实质。他的世界观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他正确理解和评价意大利发生的种种事件。

拉布里奥拉目睹了本国的国家统一，新社会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入意大利并得到传播。这些事件是他的创作生涯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拉布里奥拉生于1843年。父亲弗兰契斯科·沙韦利奥·拉布里奥拉是中学校长，在当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以及古代史和现代史方面的知识尤为丰富。他是自己儿子的第一位老师，在他引导下，他的儿子对历史、读书和各种知识有了浓厚的兴趣。

拉布里奥拉后来回忆说，童年时期他同父亲散步时的长时间交谈对他的思想形成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父亲对意大利复兴的幻想，同爱国者和自由派的亲密关系，与斯巴芬达一家的深厚友谊，使拉布里奥拉在童年时代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感情，深深热爱祖国和自由。这对他的个性的形成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拉布里奥拉被送到蒙特卡西诺完成了宗教学校的学业，十八岁离开那里来到那不勒斯进世俗大学。在那不勒斯的学生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因为家庭不能在物质上帮助他。那不勒斯历史协会文库保存了拉布里奥拉父亲给贝·斯巴芬达的信，他在信里恳请自己的朋友尽可能给儿子安排在一个政府机关里工作，使他能继续自己的学业。贝·斯巴芬达向自己的兄弟斯·斯巴芬达求援，他在信中说明拉布里奥拉天赋很高，并写道：“帮助他，这不仅是慈善心肠的义务，而是有更大的意义。”1863年12月13日，拉布里奥拉在那不勒斯警察局找到了一个技术员的职位，因为斯·斯巴芬达经过多方努力都无法为他找到其他工作。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说，“当你饥饿的时候，任何工作……都是好的”。拉布里奥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不仅如此，他还在人文科学方面取得了渊博的知识。

拉布里奥拉的学生时代正是黑格尔主义第二次繁荣的时期。

随着加里波第在那不勒斯的胜利，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离开那不勒斯的哲学家、学者和文学家又都回到了这里。德·桑克吉斯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在那不勒斯大学里实行了真正的革命，他让老教授退休，起用了一批有才华的专家来代替他们。

哲学的教学工作掌握在黑格尔派手里。他们中间最杰出的是贝·斯巴芬达，他在大学讲课中分析了意大利和欧洲哲学的相互关系，高度地概述了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并“以他那超人的智慧对它进行了改造和批判”。贝·柯罗齐1909年在描写斯巴芬达时写道：“他顽固地尝试创立一种哲学的和历史的的文化，刺激民族精神并同时纠正它的偏见和虚荣，试图确立严肃的科学性和严密的方法，建立一种与夸夸其谈和装腔作势相对立的叙述文风，因为意大利精神中的那种旧的灰烬不仅没有被清除掉，而且随着政治运动高涨和爱国主义辞藻泛滥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发展。”^① 贝·斯巴芬达的思想对拉布里奥拉来说比所有哲学家更接近，正是他对学生时代的拉布里奥拉给以极大的影响。斯巴芬达并不是黑格尔的“忠实继承者”，他对黑格尔的态度完全可以用柯罗齐所说的一句话来说明：斯巴芬达与其说“是黑格尔的拥护者，不如说是想要战胜他的批评者……而且深信必须战胜他”^②。贝·斯巴芬达的学说，他的方法对拉布里奥拉有深刻影响。斯巴芬达引导他注意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指出，正是辩证方法而不是体系应当成为批判分析和进一步发展的对象。拉布里奥拉高度评价斯巴芬达还由于后者以崭新的方式向他介绍了乔·布鲁诺、托·康帕内拉和卓·维科，指出了黑格

① 贝·柯罗齐《1860—1900年在那不勒斯的文学生涯》，载于《批判》杂志1909年第7期第329页。

② 贝·柯罗齐《1860—1900年在那不勒斯的文学生涯》，载于《批判》杂志1909年第7期第334页。

尔和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而且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表明,“哲学从来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同其他实际活动形式没有关系的东西,而总是产生于或至少是决定于它活动的一定历史形势”。^①在斯巴芬达的指导下,拉布里奥拉研究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哲学史。他“读了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并做了摘要和评注。他还通读了黑格尔派和黑格尔以后的各个派别的全部著作。”^②

那不勒斯哲学教授阿·达里在给斯巴芬达的一封信中谈到十八岁的学生拉布里奥拉的极高的哲学天赋和渊博的哲学知识,称他是“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一个有声望的哲学家”。达里写道:“这个年轻人已经读了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原著,至于说黑格尔的著作,凡是弄到手的,他全都如饥似渴地读过并掌握了。”^③许多年后,贝·斯巴芬达担任了决定授予拉布里奥拉罗马大学正式教授职称的评判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委员会决议的结束语中说:“我读过拉布里奥拉的全部著作,我亲自听见过他在考试中所作的精辟答辩,我非常欣赏他的哲学天才、他的博学多才和全面素养,因此我不能不同意委员会同人的意见,授予拉布里奥拉正式教授的职称。”^④

拉布里奥拉作为斯巴芬达的学生,在整个一生中对斯巴芬达,——用意大利进步哲学家加林的话来说,始终怀着“尊敬和眷恋”之情。拉布里奥拉在给斯巴芬达的信里总称他为“亲爱的亲爱的教授”。拉布里奥拉从1861年起就在那不勒斯大学听贝·斯巴芬达

① D. 贝尔蒂《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那不勒斯的黑格尔学派》,载于《社会》杂志1954年第5期第3页。

② 达里·巴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968年波洛尼亚版第11—12页。

③ D. 贝尔蒂《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那不勒斯的黑格尔学派》,载于《社会》杂志1954年第5期第8页。

④ 见罗马国家档案馆中公共教育部关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小册子。

讲课，而且多年同他经常切磋商讨写作上的问题。从1871年到1883年他们始终保持通信联系，直到斯巴芬达逝世。今天这些书信由贝尔蒂收集整理出版，标题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致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的一百二十三封未发表的信》。这些书信再加上拉布里奥拉在1890—1895年致恩格斯的信，构成一份极其珍贵的材料，可以说明他在创作上和思想上的演进过程、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反映他对不同人物和事件的态度，以及他的内心世界。这些书信之所以特别珍贵还由于——正如兹·恩吉公正地评价的——“如果说到拉布里奥拉的性格，这是一个勤劳、孤僻、要求非常严格和非常徇情的人”。^①

许多年以后，拉布里奥拉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谈话》中谈到他的第一批老师，那不勒斯的黑格尔派时写道，他们“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而是“光辉的思想家”和“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潮流的代表”。^②

拉布里奥拉在那不勒斯黑格尔主义的环境里成长为一位职业哲学家。

五十年代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现象，而且正如贝尔蒂指出的，“同那不勒斯黑格尔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联系的，是这样或那样地对现代意大利精神生活起影响的一切东西”^③，尽管当黑格尔主义在欧洲已经衰落和处于危机的时期它的“实证性”事实本身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左派黑格尔主义同拉布里奥拉的哲学青年时期联系在一起，它联合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探

① 兹·恩吉《十九世纪末期的意大利：人和理论的命运》，1978年莫斯科版第117页。

② 安·拉布里奥拉《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谈话》，1953年巴里版第53页。

③ D. 贝尔蒂《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那不勒斯的黑格尔学派》，载于《社会》杂志1954年第5期第4页。

索的热情和革新的不安带进了哲学”^①，它对意大利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贝尔蒂强调说，“左派黑格尔分子的力量，在于他们试图多多少少成功地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反动形式，而力求接受它的辩证法的活的精神。德·桑克吉斯和斯巴芬达的哲学观点标志着当时意大利进步知识界所达到的意大利哲学发展的最高点。”^② 贝尔蒂在《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意大利的黑格尔学派》一文中列举了那不勒斯黑格尔派的功绩：给国家带来新的哲学思想，文艺批评，新的历史流派的萌芽和发展科学思想的新动力，并强调这一学派的主要功绩在于“它是一所国民教育的学校”。^③

十九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欧的先进国家，这一点反映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哲学带有地方主义性质上。

斯巴芬达和那不勒斯小组其他进步哲学家跳出了意大利哲学的地方主义圈子，用欧洲哲学思想有价值的成果把它丰富起来，恢复了民族思想家（维科·康帕内拉）的优良传统。这个小组的特点是同生活、政治斗争和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拉布里奥拉未来成为什么类型的思想家。因此，拉布里奥拉对黑格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要克服黑格尔主义，并朝着“从形而上学的思想到试图创立经验哲学、现实哲学”^④ 的方向发展。

那不勒斯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多半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它在欧洲其他国家繁荣之后十年才在意大利产生和发展，因此那不勒

① 普罗托《拉布里奥拉的政治学》，1967年罗马版第34页。

② D. 贝尔蒂《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近代和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3期第10页。

③ D. 贝尔蒂《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那不勒斯的黑格尔学派》，载于《社会》杂志1954年第5期第5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斯黑格尔分子能够在自己的观点中考虑到社会政治思想的新成就，以及欧洲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例如，贝·斯巴芬达这位那不勒斯学派的首领，已经能够理解黑格尔哲学同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联系。用他的话来说，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同其他现实的存在形式一样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它是由现实本身的一些具体历史条件产生的。因此，对斯巴芬达来说，克服黑格尔的哲学就意味着理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条件，了解它是代替了启蒙哲学的哲学。然而，对于斯巴芬达及其同时代人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欧洲和意大利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了这一哲学的深刻的质的改变。因此，要求把那不勒斯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加以考察是完全合理的。

创立了所谓的意大利历史主义的德·桑克吉斯和贝·斯巴芬达的立场就是这样，后来拉布里奥拉和安·葛兰西以及现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发展。上述立场本身就包含着得出唯物主义结论的可能性，而且它的作者们本身也看到并指出了这种可能性。例如，德·桑克吉斯在一封信里写道：“确实，黑格尔……在自己的体系中提高了过去，压低了未来。同样确实的是，该体系象任何体系一样，将把自己的原则引到极限，而这种无极限的唯心主义迟早必然产生唯物主义。”^①而关于那不勒斯左派思想家对唯物主义的尊敬态度（尽管除了拉布里奥拉，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德·桑克吉斯曾经这样说过：“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世界，它符合生活，了解生活，并把自己的理想渗透到生活中去。”^②

① 德·桑克吉斯《狱中书信》，1938年巴里版第338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拉布里奥拉的第一篇著作今天可以证明，当他还是一个未滿十九岁的青年时就已经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原理和思想。这一著作是他在1862年写的，逝世后发表时用了两个不同的标题：《反对爱德华·蔡列尔宣扬“回到康德去”》和《对在哲学中发现新康德主义的蔡列尔的讲义导言的回答》，它不仅表明作者对问题有透彻的了解，而且表明作者在创作上已经成熟。

拉布里奥拉反对这个时期在法国复萌的新康德主义，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拉布里奥拉批判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用黑格尔的意味着可知性的绝对知识的思想和黑格尔关于真理是以主观和客观统一、形式和内容统一、整体和局部统一为前提的辩证过程的学说来对抗康德的理论。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康德的“批判主义”、二元论已被黑格尔的主客观的辩证同一性所克服，是“不充足”的，并指出这是历史性的克服，而蔡列尔“回到康德去”的企图是对康德本人的赝制品。青年拉布里奥拉的第一篇哲学著作阐明了，这类企图没有历史价值和意义，首先是因为历史证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拉布里奥拉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提出必须克服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能作为新思想的基石，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能满足现代的意识。他写道，在事实面前必须使哲学精神丧失对它在十九世纪初在德国掌握的一切科学研究派别的绝对统治；并提出需要一种符合时代的需要并能满足时代的意识的哲学。

拉布里奥拉在创作上的演进，特别是在最初阶段，似乎是那不勒斯黑格尔主义具有的那种唯物主义倾向的发展。特别是，正是它的影响可以说明下述事实：拉布里奥拉掌握了黑格尔和他的哲学的合理因素之后，就从黑格尔转向研究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派别，并开始研究斯宾诺莎。

二 从黑格尔到斯宾诺莎和道德问题

1867年拉布里奥拉在大学征文竞赛中提交了一篇《关于斯宾诺莎〈伦理学〉激情的由来和本性》的文章。文章显示出拉布里奥拉学识渊博、非凡的笔下工夫和善良公正。这一切都是这位思想家始终具有的特征。

他研究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当时论及斯宾诺莎的所有著作。年轻的拉布里奥拉用他的观点从斯宾诺莎著作中选择出两点基本的因素。这就是把人看作“某种没有形而上学的善心设想的自然能力”和“在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地方不要求宣传道德的主体”的观念，以及把因果关系理解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①。后来拉布里奥拉对道德、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学生时代对斯宾诺莎的探讨则在这方面起了引路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在青年时代把许多时间都用来研究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遗产。通过这种研究写成了几篇专著。拉布里奥拉的特点是不单纯地尊敬这些伟大的名字。在这里存在着一项重大的世界观的任务，这就是：理解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哲学思想发展的深刻原因，在科学和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这样一种世界观，它不仅符合历史因素的要求，而且对现实要起改造的作用。这一点决定了拉布里奥拉的书信遗著、他的讲演、文章，以及他的政治生活的精神。拉布里奥拉从他对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出发，在一生中所从事的一切研究中所采取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非只是它的创造性发展的最后阶段，而是它的整个创造性演进的结果。

^① B·维德马尔《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964年那不勒斯版第44页。

拉布里奥拉青年时代对世界观的探索决定了他的写作性质。他在学生时代掌握了古典哲学家的遗产之后转向道德、政治和历史问题，决不是偶然的。1869年他二十六岁时写了一篇历史专著《苏格拉底关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曾获那不勒斯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奖），分析苏格拉底的学说是由当时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这篇著作使拉布里奥拉跃居本国思想家之上，使他达到了欧洲思想家的水平。拉布里奥拉钻研了欧洲和古代文字中有关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科学和整个文化的所有文献，而且他在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和伦理学观点之前，在探究苏格拉底的方法之前，先重温了古代世界、雅典，即苏格拉底生活和逝世的环境，认为苏格拉底本人无非是古代文化和实际的自然产物。在这里已表现出对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进行分析的历史主义，虽然当时拉布里奥拉由于受了海尔巴特的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还热衷于心理学和机械论的决定论。

拉布里奥拉既不责难雅典人对苏格拉底采取的态度，也不对它进行辩护。他只想解释这一行动的原因。拉布里奥拉写道：“苏格拉底是雅典文化和实际的自然产物。对他所做的一切不能简单地看作宗教狂热的结果……而是雅典民主制的保守主义原则同以苏格拉底所倡导的以个人信念标准为基础的探索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①

拉布里奥拉认为苏格拉底的方法是一种探索的生活，是行动上的一贯性和行为上的坚定性的伦理要求，他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中看到了哲学史上想要考察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想要描绘社会生活各种关系的一般特征并“按照明确的定义收集单个形式的最大特征”^②的第一次尝试。

① 《安·拉布里奥拉著作》，1962年米兰版第2卷第31—32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为此，拉布里奥拉谈到苏格拉底把“善”这个伦理学范畴理解成“利”、理解成活动的手段和目的的认识，指出苏格拉底对问题的辩证理解，强调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善”这个概念是孤立存在于具体生活方式之外的，既然存在种种具体的关系，就有各种类型的“善”。尽管“善”这个概念象其他任何概念一样，乍看起来具有非常明确的逻辑定义，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术语，它的内容取决于对话的实际条件。因此，拉布里奥拉提出了关于给概念下定义的问题，强调概念应根据对它的内容的分析来确定，并试图探究社会意识的结构，选出它的某些因素，解释它们的起源：“人类意识的最初形式同社会形成的时代相符，它们在历史上继续存在，一直保存到最近；它们逐渐成为我们思想的习惯方式，并在神话和原始诗歌中保留下来。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考习惯不可能完全战胜我们无意识的原始思维的一切因素；后者只有在多少个世纪顽强不息的长期斗争之后才可能变成有意识地被接受的和经过考虑的观念。这个转变过程的完成并不仅仅是由于理论上的种种原因——著作、批判和研究。”①

拉布里奥拉认为语言在原始思维的发展中具有主要的作用。他写道：“在原始思维发展的历史中……语言起了主要的作用，而语言长久地保持着所有人必然地不得不重视的一些外表形式。但是，当人们不再同意对‘正义’、‘善良’和‘正直’等等这些词的理解时，当对神话和传说中体现社会道德的抽象的英雄们失去信仰时，人们就要求对符合一般自然界准则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考察，人就会问：个人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哲学的全部逻辑兴趣都以这个问题为基础。一个词在语音学上不会有变化，因而长期保持着它的最初含义，它的外部共同性只增加概念的不确切性；最初我们认为，

① 《安·拉布里奥拉著作》，1962年米兰版第2卷第59页。